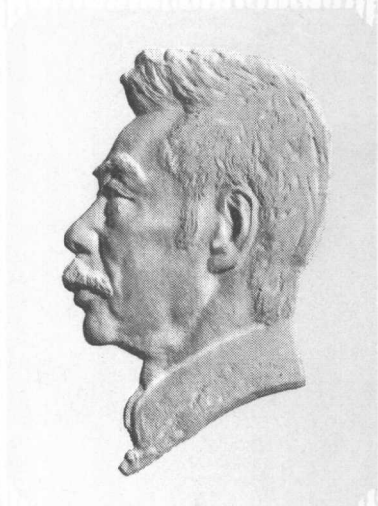




鲁迅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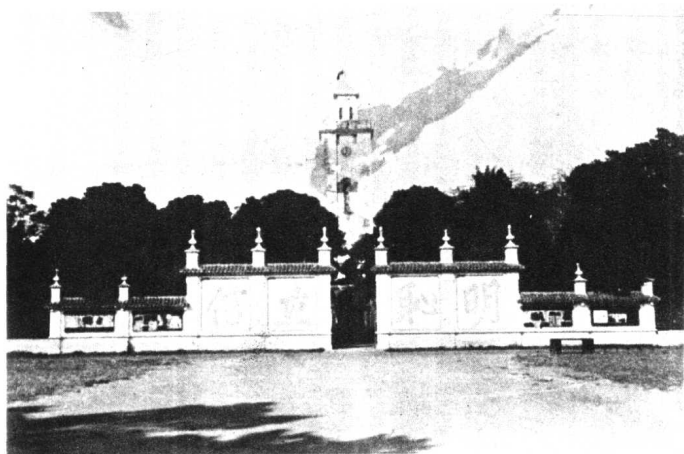
而 华 华
已 盖 盖
集 集 集
编 集 集



在北京时肖像（一九二六年）



在厦門時肖像（一九二七年）



廣州中山大學之鐘樓

鲁迅全集 第三卷 目次

华盖集

题记.....二一

——一九二五年——

咬文嚼字（一至二）.....一五

青年必读书.....一八

忽然想到（一至四）.....一九

通讯.....二六

论辩的魂灵.....三五

牺牲谟·····	三六
战士和苍蝇·····	四三
夏三虫·····	四五
忽然想到（五至六）·····	四七
杂感·····	五三
北京通信·····	五五
导师·····	六〇
长城·····	六三
忽然想到（七至九）·····	六五
『碰壁』之后·····	七二
并非闲话·····	八〇
我的『籍』和『系』·····	八六
咬文嚼字（三）·····	九〇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九二
补白	一〇四
答KS君	一二四
『碰壁』之余	一二七
并非闲话（二）	一三三
十四年的『读经』	一二七
评心雕龙	一三三
这个与那个	一三六
并非闲话（三）	一四六
我观北大	一五四
碎话	一五七
『公理』的把戏	一六一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一六六

后记.....一七三

华盖集续编

小引.....一九

——一九二六年——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八一

有趣的消息.....一九〇

学界的三魂.....一九七

古书与白话.....二〇一

一点比喻.....二〇四

不是信.....二〇八

我还不能『带住』.....二二六

送灶日漫笔.....二三〇

谈皇帝·····	二三五
无花的蔷薇·····	二三八
无花的蔷薇之二·····	二四五
『死地』·····	二五〇
可惨与可笑·····	二五三
纪念刘和珍君·····	二五六
空谈·····	二六三
如此『讨赤』·····	二六七
无花的蔷薇之三·····	二六九
新的蔷薇·····	二七四
再来一次·····	二七九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二八四
马上日记·····	二八九

马上支日记·····	三〇三
马上日记之二·····	三〇四
记『发薪』·····	三〇二
记谈话（培良）·····	三〇九
上海通信·····	三四六
——续编的续编——	
厦门通信·····	三五五
厦门通信（二）·····	三五九
阿Q正传的成因·····	三六二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三七二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三七六
厦门通信（三）·····	三八〇
海上通信·····	三八四

而已集

题辞……………三九二

——一九二七年——

黄花节的杂感……………三九三

略论中国人的脸……………三九七

革命时代的文学……………四〇二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四一

略谈香港……………四二三

读书杂谈……………四二四

通信……………四三三

答有恒先生……………四四〇

辞『大义』……………四四七

反『漫谈』	四五〇
忧『天乳』	四五四
革『首领』	四五七
谈『激烈』	四六一
扣丝杂感	四六八
『公理』之所在	四七七
可恶罪	四七九
『意表之外』	四八一
新时代的放债法	四八三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四八六
小杂感	五〇八
再谈香港	五二四
革命文学	五二四

『尘影』题辞·····	五七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五九
卢梭和胃口·····	五三
文学和出汗·····	五七
文艺和革命·····	五四〇
谈所谓『大内档案』·····	五四二
拟豫言·····	五一
附录：大衍发微·····	五七



题 记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象『正人君子』

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